

眼中的上游

RAINBOW THOUGHT II 明前雨后◎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少年们一同去海边，尖叫着呼啸而过，在黑夜里围坐在篝火旁唱歌。
闭上眼，还是彼此稚嫩的脸，打个响指，吹声口哨，他们便流云一样四散天边……
那些爱和被爱的日子，那些爱和我爱的人，曾经如此深刻地存在于彼此的生命里，就已经足够了。
我用尽全力追求的幸福，有人唾手可得，他却不要。



眼 洞 的 上 游

明前雨后◎著

YANLEIDESHANGYOU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眼泪的上游 / 明前雨后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378-3103-1

I. 眼… II. 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9836 号

眼泪的上游

明前雨后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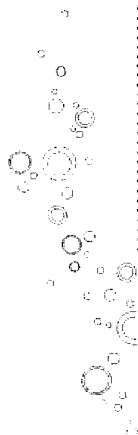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 字数: 229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103-1

定价: 25.80 元



目录

CONTENTS

楔子 初见正当少年时. 001

第1章 不知单恋算不算爱情的一部分. 005

第2章 他因为你而开始飞翔. 029

第3章 原来暗恋也很快乐. 058

第4章 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 085

第5章 乱的是现在，长的是未来. 109

第6章 我到幸福那年，我们太傻看不见. 134

第7章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164

第8章 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 192

第9章 想要回到你身边，你却越行越远. 223

尾声 必将和美喜乐. 242

后记 琥珀. 247

旅行包里拉拉杂杂有些东西，出差回来，人已经累得半死。夏小橘随手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里，其他的团一团塞进壁橱里。不到周末她是不会大扫除的，十平米的小屋外观看起来干净利落，金玉其外，没有人会检查败絮其中的衣箱。这就是单身在外的好处，没有老妈，没有老公，只有老板。虽然他也会啰唆，但是权力范围还不包括员工的小狗窝。

她拉开最下层的抽屉，三两个小盒子在里面躺了快一个月，此前想着去邮局邮寄个包裹，却始终没有找到时间。于是继续懒散，好在都不是放久了会长毛的稀罕物品。

里面包括一只马口铁烟盒。

夏小橘向来反对吸烟，然而这个盒子实在漂亮，墨绿的色泽，是“A River Runs Through It”的宣传画。想着程朗修长的十指掀开烟盒，整齐的过滤嘴，冰咖啡一样清冷微苦的熏人氣息……她还是忍不住买下来，考虑再三，撕了一页记事帖，写上“吸烟有害健康”，叠三折，放在烟盒里。

她告诉过程朗，他是自己上高中后认识的第一个男生。他笑：“我知道，而且你是这辈子我讨厌的第一个女生。”

夏小橘努力回想第一次遇进程朗时他的样子，只记得一张愤怒的脸，顶着九十年代郭富城似的蘑菇头。高中开学报到，主楼墙外贴着分班的红榜，她找到自己的所在班级，又开始东跑西窜，看几个相熟的初中同学的下落。看到三班，黑色楷体写着“程朗”，夹杂在五十多个同样字体的名字中，格外亮眼。一个暑假，夏小橘每晚锁定TVB的《今生无悔》，看到和男主人公一字不差的名字，忍不住大叫着招呼初中旧友：“程朗！哎，你们来看，有个男生叫程朗。真逗，他怎么不叫黎明啊？”

“原来你不叫郭富城，叫黎明啊。”身边有人笑起来，被围在中间的那个男生紧抿着嘴，一言不发，齐整的鬓角和发际线边上淡青的一线，都昭示着这个发型新鲜出炉。然而他没有郭天王的方脸，尖削的下巴，挺直的鼻翼，忽然头顶就蓬出圆润的弧线来，怎么看，怎么像一颗草菇。

在看到少年程朗的第一眼，夏小橘只是窃笑不停，隔着将他推来搡去的男生，程朗看她的眼神有些愤怒。

回想此事，夏小橘不断抗议：“拜托，我只是不过火上浇油，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阿姨，是她说新学期新气象逼着你去理发的。你不敢责怪你妈妈，责任都推给我。”

程朗佯装黯然：“头一次被女生嘲笑，伤自尊了。”

“当时你看得出我在嘲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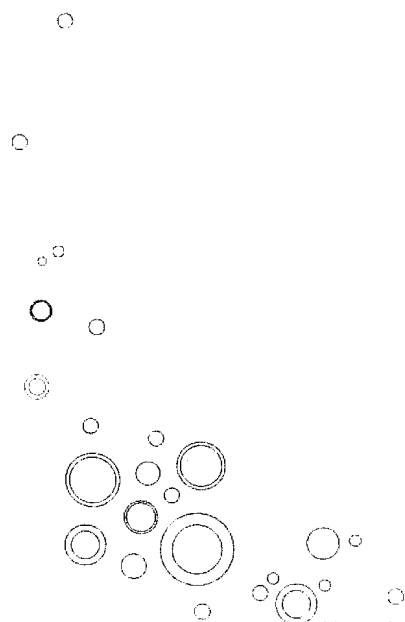
“当然。”程朗扬眉，“你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人，一眼就看穿。”

夏小橘歪着头，想问问他，那么，我的心意，你是否从最初一刻就洞若观火？

她没有问程朗这样愚蠢的问题，因为当时，她的好友林柚是程朗最爱的女孩；而最爱他的那个人，夏小橘想：“是我。”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岁月的河流就这样流过我们的生命，蜿蜒曲折。



第 1 章

不知单恋算不算爱情的一部分

FOREVER BLUE 149

1

夏小橘一直不知道如何给“爱”下一个定义，更不知道单恋算不算爱情的一部分。但她总是在日记里对自己说：程朗，是我初恋的人。

认识程朗二百四十六天后，夏小橘开始喜欢这个男孩。

那时学校在为一个月后的市运动会做准备，每天下午集训，据说取得名次有高考加分。夏小橘的项目是八百米，虽然成绩在本校是数一数二的，但自忖到了市级赛场，夹杂在诸多体优生中，充其量就是个垫背的。她对于训练并不热衷，但是鉴于可以不用闷坐在教室里自习，她宁可在操场上闲晃，还能放纵一下自己的喉咙和舌头。

体育老师看不过眼：“夏小橘，数你话多，不跑步也别闲着，来，给你点活儿。”说完就拉她去平整跳远的沙坑。夏小橘叫苦：“耙子太沉了，我怕闪着腰就跑不了了。”

“借口。怎么不见你说话的时候闪到舌头？”刚抬腿想溜，体育老师一把捉

住她，“那你去跳高那边帮忙抬竿。”

“算了，恐怕她不够高。”程朗声音里带着笑。

“莫非你能跳两米？”夏小橘撇嘴。

“那倒不能，但起码比你高。”

“吹牛！”

“你多高？”他问。

“一米六六。”夏小橘说，又赶紧补充，“净量。”

程朗扫一眼她的运动鞋：“加鞋跟，不到一米七。一般是我第一跳的高度。”

夏小橘不屑地“嘁”了一声，他听到了，竖起拇指向身后的横竿一扬：“有胆量试试吗？”

“试什么？我可不会跳高。”

“我能跳过你的身高。”程朗坚定地说，“不信，你站在下面。”

把横竿调到一米七不就好？跳不过去摔你自己，难道现在要我做肉垫？夏小橘摇头。周围众同学却巴不得看热闹：“试试看，来，试试看！”还有热心人去升竿。她和程朗被围在中间，只差一抱拳，便是天桥杂耍卖艺的。

“我没问题，就怕……”程朗斜乜着，食指轻叩鼻梁。

“那我更没问题，砸着我你出医药费就是了。”

只为了同学眼中一副大义凛然的形象，夏小橘站在横竿下，还是面向跑道。耳边响起手风琴曲《威廉·退尔》的调子。这个神箭手还真有个勇敢的儿子，可以头顶苹果面向破空的弓箭。关键在于他信任自己的父亲，夏小橘却不信任那枚不断冷笑的草菇。虽然他现在推了清爽的平头，站在出发点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程朗蹲下身，系紧鞋带，一哈腰，向着横竿就冲过来。夏小橘头皮一麻，他又停下了。“怕了？”他问。

“谁说的！”

“脸都白了。”

“才没有！”她大声喊回。

“哦……”他诡笑，“那你不要动啊。”

似乎就是猫爪下的老鼠，死都不能死个痛快。于是夏小橘呆呆地立在横竿下，克制双腿不要打战。

死要面子，是她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如果说要为之付出代价，那么她已经付出了一生中最好的光阴。

夏小橘已经记不清那天到底是怎样的天气，然而千万次的回忆过滤了所有杂质。她一相情愿地坚信，程朗纵身的一瞬，天地澄明，一切如同透过装上渐变镜的相机镜头，天空的边缘是深海一样的蓝，缓缓流泻，染上他白色的运动背心。优雅的背影越式，像天使张开双翼，从距离夏小橘头顶十厘米的天空飞过。阳光将他的身影直直推入眼底，那时她的心居然一痛，幸福着，晕眩着，就此烙上了一个名字。

只是他零点一秒的腾空，夏小橘一生的命运就此转弯。



此后的训练中，夏小橘显示了无与伦比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下午第三节的下课铃响声未落，便冲到操场边抡胳膊压腿，做各式肢体扭曲的热身运动。大概是她表现得太过热情，体育老师把运动员花名册交给她做考勤记录。

夏小橘受到重用，每天训练前站在领操台旁接受众人的注目礼，但她颇不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处心积虑挑选的风水宝地被男子铁饼运动员占领，挥着蒲扇一样的手，捏着一把空气揣摩动作要领。她总担心某天扔铁饼的同学一旦利器在握，会兴奋地忘记真实和虚拟的区别，抬手就扬了出去。横扫抛物

线的沿途，包括跳高场地上上千人等。

是的，所谓风水宝地，是因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恰好可以观察到跳高运动员腾空的瞬间。尤其是在看台边缘的横竿上压腿，微微侧脸，四十五度角，倾斜的地平线，他的身影出现在半空，恰好在浅淡的白色浮云和浓密的墨绿树冠上方。

白色运动背心，从左边的眼尾，划到右边的眼尾。

现在，这样的记忆被厚墩墩的肉墙隔离。夏小橘只能握着花名册望竿兴叹。

体育老师郭老伯也在叹气，说：“看看这一盆散沙。”夏小橘纠正道：“一盘散沙吧？一盆，那是猫沙。”

正赶上放学，回头率很高，众人窃笑。

郭老伯吹胡子瞪眼，迁怒于路人，向一个男生招手：“你，过来。”

他穿着高一的运动服，蹙了蹙眉，将书包从左肩换到右肩，颇不情愿地蹭过来。

“怎么又没来训练？”郭老伯问。

“老师，我觉得，我对运动会没什么热情。”男生搔搔头，声音不高，平直的语调隐隐是一种挑衅。

郭老伯语重心长说了一串诸如“你有天分一定能为校争光”、“体育强国一定是田径强国”之类的话。

男生扬眉：“您看以我的天分，能入围奥运吗？”

郭老伯一怔。

男生笑了，拍拍他的肩膀，又冲夏小橘扬扬手：“大家辛苦了，好好训练。”

真是一个冷漠的人。夏小橘迅速做出判断，同时有些同情被驳斥的郭老伯，他不断念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是咱们学校唯一一个八百米跑入两分以内的。”

夏小橘咂舌，八百米，她的纪录是两分五十九秒，差了一分钟。低头看看手中的花名册，只有一个人的出勤记录是零。

名字就在程朗的下方——

陆湜伟。

“陆、湜、伟。”她在心中默念。

陆体委。就冲这个名字，你也应该来训练啊。

夏小橘多年后对大土说起最初认识他的情景，说我当时真是义愤填膺啊。大土笑着丢过一个苹果：“抛去姓，我的名字两个字，你念错一对儿，还好意思用什么愤填什么膺，乖乖填你自己的嘴去吧。”

拜夏小橘所赐，此时的陆湜伟有一堆外号，比如建国、童童、十一郎、张太等，但最常叫的，还是大土。

在市运动会开幕前两天，他加入训练队，拿了第三名的好成绩。郭老伯眉开眼笑的同时还得陇望蜀：“如果你早点来训练，肯定是冠军了。”

大土还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说：“命中无时莫强求。”多年后，他再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开始怀疑，这是否是命运和自己，还有夏小橘，开的一个玩笑。

迟了一步而已。

他比你先到。

3

五点十五分放学。每天好友邱乐陶帮夏小橘把书包拿到操场边，然后看她们训练。

夏小橘绕着操场匀速跑了二十圈，又练习了好几次冲刺，满头大汗地坐在乐陶身边。“喂，在看什么？”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还有一些尚未结束训练的

同学。

“好帅哦！”乐陶半眯着眼。

“谁？我们训练队里哪有帅哥！”夏小橘口不对心。

“都很帅呀！你不觉得，运动中的男孩子最精神嘛！”

“不觉得。一身臭汗。”

“那个，那个，喏，还有这个……”乐陶随手点了几个男生，“都很好呀。你每天真是有眼福。”

“我们队里不是这样的大阿福，”夏小橘把手放在身体两侧比画成一个大圆球，又缩起肩膀垂下手来，“就是这样的晾衣竿。”

“真的呢。”邱乐陶也笑，指着程朗，“他的小腿，比你的还要细。”

夏小橘大受打击，很想为乐陶做一次体育知识扫盲。程朗的腓肠肌位置高，小腿有流畅的弧度，所以显得修长。但一想到要对他评头论足，夏小橘就开始心跳过速脸颊发烫，于是支吾道：“个子高，显得腿细而已。”

“怎么会。”乐陶兴致勃勃，起身拍拍校服上的土，“走，你去和他比比看。”

“不去。”

“去吧。”

“不去。”

“去吧……”

夏小橘拼命抓住身侧的双杠，又觉得再坚持下去，和自己平日的洒脱大相径庭，颇有些欲盖弥彰。一个走神，邱乐陶已经把她推到跑道上：“那个跳高的，夏小橘有事情找你！”

程朗正在帮别人调整跳竿的高度，听见喊声，四下望了望，一脸诧异地指指自己的鼻子：“我？”

连他茫然四顾的样子，都比别人傻得可爱。夏小橘躲不掉，硬着头皮走上去。“怎么，又来找我比试吗？”程朗笑，手掌在她额头上虚晃一下，比到自己的下巴，“咦，我还以为你长个了。”

夏小橘不说话，绕着程朗走了一圈，还特意抖抖自己的小腿，让邱乐陶看个清楚。

“筛糠呢？那天吓坏了，还没缓过来吧！”程朗笑，“别在那里傻站着示威，来，帮我把垫子的位置调整一下。”

她低头抬着垫子，想找一些轻松的话题，但平素伶俐的唇舌完全派不上用场。就这样沉默着，急得脑门都快要出汗。

“其实，我那天也挺担心呢。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跳到一米八以上才可以。”程朗抱着臂，仰头看着横竿，又收回目光，停在夏小橘身上。她被这样的凝视束缚，在原地挪不动步。

“毕竟，你比横竿宽多了。”他打量了半天，终于下定结论，“啧啧，好悬，如果我那天只跳一米七，就踩到你了。”

“呵呵，是，你比横竿还苗条。”夏小橘干笑两声，“那我还要谢谢你，我鼻子本来就不高，要是再被踩塌了……”

我以后就没人要了。都是你的责任。

啊，就这样赖上我了？

是啊，沾边就赖。

看来我是跑不掉了，那就当一回慈善家吧。

……

一瞬间，她脑海中闪过无数假想对白。“你的表情还真是丰富多彩。”程朗笑，“夏小橘，你真是个有趣的人。”

他说我有趣呢！

接下来几天，夏小橘上课时的精神状态都格外好。本来她一向讨厌在课堂上附和老师的人，也忍不住大声朗读英语课文，或者和众人一起摇头晃脑冲着黑板大声喊：“对！”

心底满涨的得意，一定要找到什么宣泄的出口。

眼看运动会一天天临近，班主任尹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谈话。夏小橘惴惴不安，她不过是每天在课间操和训练时多看程朗两眼，难道就被火眼金睛的尹老师识破了？

做贼，难免心虚。

“你们最近每天都训练，是吗？”

“嗯。”

“三点半到几点结束？”

“六点。”

“然后就回家了？”

“有时候会在操场上打会儿排球。”夏小橘连忙补充，“有时候也会在教室写作业。老师，我不会耽误学习的，真的。”

“你最近是挺用功的，继续努力。”尹老师咳了一声，“咱们班，只有你有项目吧。”

“哦，对，八百米。”

“那邱乐陶呢，她怎么也晚走？”

“她等我，我们一路。”

“等你？……是这样呀。”

尹老师还要再说些什么，有人进来办公室，把一沓作业本放在对面办公桌上。是陆体委。

他向二人点头致意，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轻手轻脚把门带好。

“我不反对你们锻炼身体，可是……”尹老师瞅了瞅门，似乎想在上面剝一个洞，把陆体委拉到面前来做典型，“你看看人家，初中的时候还是体育特长生，现在也知道用功了。你刚上高一，功课还轻松一些，以后就要分轻重缓急了……”